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 第二十二回 留高僧善士參禪 逢故主義僕得信

休話喧嘩事事難，山翁只合住深山。
雲破月來花簇簇，草香溪靜水潺潺。
無人肯與群公道，巖柱高枝正好攀。

單表那月娘因好佛法，懷胎時就講經聽道。後來生下孝哥，就有些胎教，因此天戒不吃葷腥。時常敬奉菩薩。從四五歲，偏要買個泥佛來燒香，也學著和尚們，行那五體投地的拜佛。閒常去把土泥做個寶塔玩耍，偷把月娘的數珠，帶著念佛，月娘小玉常笑他，道是個和尚托生的。那知他實實地做了和尚，在觀音堂出家，雖是大亂，母子拆散，被應伯爵掠賣，原是他命裡該成道。不遇了大難，誰肯把兒子送入空門。

單表他八歲為僧，遇著長老收留為徒弟，起個法名叫了空。這長老不是別人，就是吳月娘那一年上泰山燒香，遇見的雪澗禪師。曾慧眼觀見孝哥，是羅漢一轉，後日該主持正覺，化他出家。月娘曾許口為願，因此雪澗禪師，乞化到此庵中，接待孝哥，一住了五年，才得遇合。這是西來大事，因緣不同小可。自那日收了空為僧，就教他唸經識字，拜佛焚香，到了三年已外，了空經法俱解，教典全通，教他習學戒行，或是村市乞化，挑柴掃糞，灌菜汲水，開地鋤田，了空年幼雖小，隨力苦行，歡喜受教。這雪澗禪師就知他是內外圓通戒慧具足的一個羅漢善果。後因金兵劫殺，觀音堂在大路旁，不得習淨，就領著了空習學行腳。行腳一年，了空因念母親月娘，沒有信息，未知亂後生死存亡，雖是出家，不可忘母，要拜別師父，回清河縣來探信，就如目蓮救母一般，不盡人倫，怎能成道。雪澗禪師因了空年紀，今才十二歲，如何出得門，只得再回錫杖，使了空擔負衣，一路又到本庵。那知大兵屢過，燒得大殿皆空，把一尊大土，風雨淋浸，蓬蒿二尺餘深，成了一片荒地。可憐：

瓦礫推殘。香爐欹倒。大佛頭燕子銜泥，好似雪山果。灌頂菩薩，面野鳥啄粉。誰言紫竹任逍遙，路傍野菊徒空花，牆下葛藤盤夜露。

那城東有一善居士王杏庵，專好行善濟人，修橋建寺。他因舍了地與薛姑子建毗盧庵，梅檀佛的功果未成，經著大亂，這些尼僧支持不住，薛姑子死後，妙趣妙鳳俱各處散了，香火全無，又招不出個僧來。那日雪澗禪師和了空挑著衣，到他門首化齋，王杏庵正在門首，見禪師雙目垂雪，一頂圓光，領著個小頭陀，赤腳挑著經擔蒲團衣鉢，來得有些道氣，就請進客廳備齋，問道：「禪師自何方來？」禪師道：「無來無去不定何方。」王杏庵見長老說話不俗，有些來歷。家童捧出一盆白米蒸飯，兩個大油餅，四碟小菜，甚是精潔。禪師盤膝坐於蒲團之上，二人用畢，又是苦茶淨口。正待問訊作別，王杏庵請問佛法從何入門，雪澗長老合掌當胸而說法。曰：「凡學佛者，先參戒定慧三學：

「一受持戒法。迷心為惑，動慮成業，由業感報，生死無窮。

二受持定法。欲除苦果，先除苦因，業分善惡，無功起滅。

三受持慧法。塵去鏡明，天空自照，業盡惑除，情忘性顯。」

長老說三學已畢。居士又問何為四變，雪澗禪師又為合掌而說法。曰：「釋氏之門，以眾生廣度，為報佛恩而說四變：

「一佛之慈悲。變眾生之暴惡。一佛之喜捨。變眾生之貪吝。

一佛之平等。變眾生之冤親。一佛之忍辱。變眾生之嗔害。」

長老說四變已畢。居士又問何為漸次。長老說曰：「從漸入頓，從次入圓，功到自成，瓜熟蒂落。」又問何為四斷。

「不去淫斷。一切清淨種。不去酒斷。一切智慧種。

不去盜斷。一切福德種。不去殺斷。一切慈悲種。」

長老說四斷已畢。居士又問何為坐禪。長老合掌而又說偈曰：

「心光虛映，體絕偏圓。金波匝匝，動寂常禪。念起念滅，不用止絕。任運滔滔，何曾起滅。起滅既望，現大迦葉。坐臥住行，未常閒歇，禪何不坐，坐何不禪。了得如是，是號坐禪。」

長老說坐禪已坐。居士又問何為心觀。長老合掌而說心觀曰：

「楞嚴雲：『諸法所生，惟心所現。一切因果，世界微塵。因心成體，欲言心有。如篋篋聲，求不可見。欲言心無，如篋篋聲。禪定即響，不有不無。』妙在其中。」

又說偈曰：「諸佛從心得解脫，心者清淨名無。五道鮮潔不受色，有解此者成大道。」

長老說法已畢。居士五體投地。願拜弟子受戒。因說此處有一毗盧庵，自經兵火，無人居住，情願留師供養，就在村前大樹林邊，請老禪師隨喜。這雪澗長老，仗錫前行，了空後隨，出了村不上半里地，果然一座草庵。但見：山門倒鎖有雲封，香積荒殘無月照。王杏庵取鎖匙開了門，只見前殿韋馱，中殿毗盧佛，檀香像還沒完工，前廚後園，菜畦井水，十分方便。雖方丈燒燬尚可整理。王杏庵說，如果弟子有緣，老師肯住，情願把家財舍了。修完佛事，向佛前韋馱灶神參拜了。居士又替長老問訊皈依，也是了空的舊願，月娘舍了那一百八顆明珠在此，該了此善緣，自然佛力護持，韋馱接引，還來毗盧庵修行。這王杏庵傳起舊日檀越善男信女，知道招了一位有道德的高僧在此。那舊日住的妙趣，因庵上無人往城裡王姑子庵去了，正愁無人看守佛事，一聞此信，大家送米麵油薪。又招了一個道人做火頭。這長老和了空，不消三日，打掃前後，潔淨如新。開園種菜，掃地焚香，閒來和了空講法傳宗不提。

卻說這玳安自東京尋月娘不見，回來了。又到臨清關上，問汴梁來的官船，全沒有信。過了一日，才知金兵從山東下來，要截船搶這官人，因此改了路，從小河由湖蕩上淮安去了。想是大娘在船上，不得上岸，又隨著官船上了南京，又沒個音信，往那裡找。等幾時問這官船的信，幾時到淮安，好往南京一路找將去。且在宅子裡打混著，東問西問，再不得個真信。

那日要尋妙趣，問問大娘幾時和他分手，走到毗盧庵來，進的山門，只見個老和尚在地下曬乾菜，一個小沙彌在殿上掃地，收拾得光光淨淨的。才知道這庵子另招了和尚。不知妙趣那裡去了。見了長老問訊了，問道，這庵上原是尼姑，如今那裡去了。長老回道，俺是新到的，沒見甚尼姑，只是個空庵子。說著曬菜，全不理他。玳安走得乏了。在前廳台基上坐著，要口涼水吃。長老叫了空取碗水與走路的居士。那了空用盤子捧著碗水，送到面前。玳安接來吃了，了空著眼上下看玳安，像有些認得。玳安也看這小和尚，有些熟識，認不出來。問道：「老師父原是那裡人，這小師父說話象這裡人聲音。」長老說道：「貧僧是四川人，在泰山後石洞住了四十年，來這城東五十里外觀音堂舍茶。我這徒弟就是這裡招的。」玳安又問道：「他是那裡人。」了空在傍笑著道：「你管他做甚麼。」長老道：「也是你貴縣人，從前年金兵搶城，和他母親失散了，著個人送我到庵裡來，再記不得那個人是誰，他年紀才七歲，那裡記得去。他說母親姓吳，父親是千戶官，不在了，是大人家，今年十一歲，常要去找他娘去。」只這一句話，才提起西門家官職，失散的原因。玳安忙上前行：「你不是孝哥麼？」了空失散時七歲，玳安日日背他，也還略記得模樣，上前行道：「你不是玳安麼。」兩人抱頭而哭。這才是主僕相逢佛力大，亂離重遇世間稀。長老見他主僕悲泣，甚是慈悲。喜他是主僕重逢，高聲念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，替他焚了一炷香。

了空玳安拜佛已畢，就問母親並小玉的信。玳安細說一遍。說往東京去找你。不見又回不得家鄉，在給孤寺住了二年，幸遇翟大爺送了盤費，搭著送太后的船上來。不料金兵要截船，不敢到臨清，只半路上小河口進淮河往南京去了。這又是半年，打探不出個信來，這是薛姑子家，你就忘在這方丈住了一月。那了空道，俱不記得了。只記得你背著我躲兵，和那走路的人，不知姓甚麼。

你不見了，他就把我送在庵上。這裡各訴衷情。悲而且喜不提。天色已晚，忽然狗叫，有兩個人投宿，都是背著褥囊雨傘，遠行的光景。長老問他是那裡來的，原來是兩個南兵的打扮，從南京下文書。要上山東去。因來村裡訪朋友不在了。天晚沒處去，來庵裡尋個宿處。長老道，我新到的。不敢留眾，沒有甚麼款待，權住在這韋馱殿裡罷。兩人說道，俺自有乾糧，只吃口熱水，這裡宿極好，就住下了。玳安和他坐著閒問道，這皇帝在南京，不回汴京了。那人道，如今還嫌南京近，怕金人過江，要上杭州建都呢。還敢回東京麼。玳安又問道，東京孟太后，不知幾時到南京。這裡金人立了皇帝張邦昌，還回東京來麼。那人道，一到就貶了，押著往江西去，還怕不得乾淨。將來有拿問的意思，我們就是張老爺座船上的兵，如今都發在鎮江水營裡，是都統制韓世忠老爺鎮守，好不利害，如今奉將爺的令，來山東下文書，又聽得金兵有過江來的信，不知虛實。

這玳安才想起月娘的信，此人必定知些去向。忙問道，那東京送太后的船上宮人們極多，還有許多載帶的婦女們，後來到南京麼。那人道，只到了清江浦關上，把官船上宮人們點了名冊，一切閒人俱趕上岸。怕帶過奸細去。那裡肯容他上南京。都在淮安府，各人另寫載船罷了。只這幾句，玳安和孝哥喜之不盡道，這是實信麼。那人道，我們奉將爺的令，親上船把這些搭載男女們都趕下來的，怎麼不真。兩人各自宿去了。這裡玳安孝哥商議要上淮安府探信，不過一千里的路，如今哥又出了家，我戴起個道士包巾來，和你帶個木魚，那裡不化了去，只化著飯吃，就找出信來了。大家歡歡喜喜宿了一夜。

了空次日稟知雪澗長老道：「弟子蒙師父數年，誘出迷津，點歸覺路，真萬劫難逢，本該追隨法座，圖報師恩，奈一時聞了母信，寸心如焚，又逢舊人，急欲一尋。萬望師父慈悲，放行勿留。」雪澗和尚笑道：「因緣也到，我怎麼留得你住，但你此去，要過愛河欲海，必須牢牢把持，倘逢冤藤孽葛，定要一一芟除，然後龍珠會合，佛性光明。我有八句偈言你須切記在心，自有應驗。」因說道：

「明月誰伴，蘆花獨尋。衲破珠還，海潮有音。虎穴見佛，鴛帳止淫。消愆釋罪，蓮淨梅心。」

了空聞言，不覺心地灑然，因再拜領受。即忙拜了菩薩，別了師父，拿了木魚，玳安也將藍布二尺，做個道士包巾，挑道一個道士蒲團，兩件舊衲衣，一主一僕上路而去。正是：世亂年荒，有路但來憑夢寐。蓬飄梗斷，無家何處問庭幃。不知母子何日相見，